



施昕更瑞安印迹馆(记者 王志 摄)

01

施昕更与瑞安结缘,有一个模糊的时间点:《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第277页写道:“施昕更大约在1938年五六月间到瑞安·……”

书的作者之一叫施时英,施昕更的孙子,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遗址管理科科长,曾多次到瑞安寻找爷爷的坟墓,均未能如愿。

1938年的施昕更,也决然想不到,自己的孙子,数十年后,会在他熟悉的瑞安街头茫然四顾,试图找寻他的踪迹。彼时才26岁的他,因为浙江省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肇茂的介绍,投身抗日洪流,来到浙南,任瑞安县委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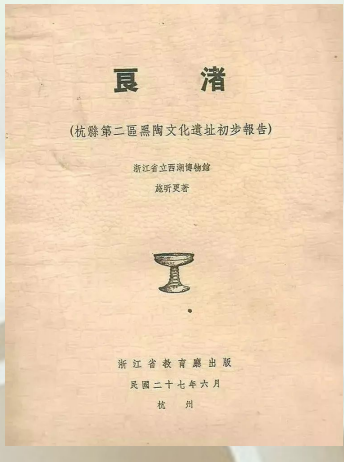
没有日记,没有书信,我们无从窥知他当时的心境,但是从《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866字的卷首语,从“而我还盼望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我们有理由相信,相较于投身抗委秘书的繁重职责之中,他内心深处无疑更向往往,钟爱那能够追溯历史,探寻文明足迹的考古工作。

这位1912年8月出生于余杭良渚贫寒家庭的青年,求学之路异常艰难:1924年从县立良渚中心小学毕业,借得学费升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艺徒班,半年半读一年半,终辍学。

“联高肄业生”的人生转机,缘于1929年6月至10月,他应聘在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上做了百余天的临时管理员和讲解员,此后,经师长举荐,1930年进入新成立的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担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绘图员、助理。

此后,便是良渚故事的开端:1936年11月3日,在野外奔波了数天的施昕更,走到良渚镇棋盘坟,在干涸、裸露的池底,发现了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之后,在博物馆的支持下,他马不停蹄主持了三次田野发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1937年四五月,他撰写完成5万余字并附有百余幅插图份《良渚》。

但是,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出版被迫中断。次年春天,博物馆编编,“被裁员”的施昕更把校稿寄存良渚乡间,携原稿至瑞安。1938年8月,在好友的襄助下,命途多舛的《良渚》终于在上海出版,这是良渚第一部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向西方学术界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令人扼腕痛惜的是,1939年4月,施昕更突发猩红热病,医治无效,于5月29日去世。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02

施昕更在瑞时间仅短一年。时隔85年,我们不禁遥想,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在战火年代,孤身一人在瑞安,是怎么生活、工作的?

翻看史料,瑞安县委抗日自卫委员会是1938年2月成立的,首任会长由县长甘家馨兼任。5月,甘辞职,6月,吕律接任县长兼会长。

查看民国时期瑞安地图,记者努力寻找施昕更在瑞的足迹。

当时的瑞安县政府在“县前街”(今解放中路)的北侧,从公元323年开始,这里一直是瑞安最繁华、热闹的政治、商贸、交通中心。县政府大门正对面有一堵照壁,县里的告示都贴在这里,施昕更能写会画,这些布告、通知等,有没有可能就出自他之手呢?那时县前街前有一条县前河,河上架着一座通往新街的县前桥,施昕更住哪儿,日常工作生活中,他可能一次次从这座桥上经过吧?从浙北到瑞安工作,这一年来,瑞安方言他能听懂多少或能讲几句了吗?他1939年2月8日寄给好友钟国仪的黑白照片,是在位于解放中路的瑞安快活照相馆拍的,戴着眼镜,斯文儒雅,当时是因为工作需要拍摄的,然后多冲洗一张,寄给好友?施昕更于1930年成婚,并分别于1932年、1934年、1936年生子忆良、建良、建安。三子建安出生一星期即夭折,1938年次子建良患病、夭亡,人在异乡的施昕更获获悉后,内心是怎样的愁苦?施昕更从事过考古发掘,对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肯定格外关注,工作之余,他是否也会去玉海楼、隆山塔参观游览?1939年4月19日《浙报日报》报道:“昨晨敌机袭温,在瑞安投弹一枚”,瑞安亦不安全,家乡良渚又会怎样,那里还有他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与不满十岁的儿子,4月染病迟迟未愈,与心里这份牵挂是否有关?

今年73岁的玉海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光明十几年来一直搜寻、研究施昕更相关的信息,并多次陪同施时英寻找,但一直未果。他和施正勋、胡炳华写的《良渚遗址发现者施昕更与瑞安的调查报告》,曾入选瑞安市社科社团2019年十大课题项目。在该《调查报告》中,他们通过零星资料,串连起施昕更在瑞安生活、工作的轨迹,推测其工作内容与强度,及其患病就医、病逝墓葬等情况,但因资料有限,仍有许多疑点待考。

大家熟知的情况是,施昕更来瑞后,一边致力于抗日宣传,因《浙报日报》没有署名者名,但据内容推测,那百余篇报道是他工作内容,应系他撰写的;一边对《良渚》报告因抗战原因丢失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并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抗日微文作为卷首语:“祖先开辟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但中国绝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在文末,他深情地落笔:“昕更志于瑞安”。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59年,一位来自瑞安的考古学家夏鼐,遵循考古学界以发现地命名的惯例,正式将这一璀璨的文化瑰宝命名为“良渚文化”。

施昕更去世后,瑞安县政府将他安葬在西山,并举行公祭,此后,将他的遗物委托给一名余杭籍人士,托他送往施家。谁知,该人萌生歹意,将财物窃为己有,唯将刊登了施昕更去世消息的报纸及一封家书转寄至他老家。此后,因历史原因,施家人未能保存好报纸和信件,其儿子施忆良在20世纪50年代将内容抄录在笔记本上。

1937年以来,施时英带着家人的期盼,前后三次来瑞寻找爷爷的坟墓。

03

与施时英一次次来瑞安找爷爷双向奔赴的,是瑞安文史工作者、爱好者对施昕更坟墓的执着寻找。

1983年,瑞安开展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时任瑞安文物馆馆长的俞天舒(又名岳秋)曾带工作人员去西山寻找施昕更的坟墓和遗物,但没有任何收获。

瑞安博物馆原馆长陈钦益曾在1997年、2010年施时英两次来瑞时,陪同寻访,均未果。

2019年6月,施时英再次来瑞寻找,未果。7月,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7月9日,《瑞安日报》刊登《良渚文化最早发现者施昕更最后的生涯在瑞安度过 后人多次来瑞寻找其坟墓》一文,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市委书记陈胜利批示:“·……最早发现者施昕更前辈理应得到尊重和景仰,他的坟墓寻找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请民政局、文旅局、志愿者组织加以研究,尽可能圆施先生家属一个梦。”

此后,当时的瑞安市文保所所长陈奇、市民政局殡葬管理所副所长曾鸿星和玉海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又一次次前往西山探寻施昕更坟墓,并向负责西山电影院建造、当年98岁的原瑞安县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木云称,上世纪90年代负责将西山、万松山的烈士坟墓迁移至烈士陵园,当年86岁的瑞安市民政局离休干部乐嘉楠,及居住在西山上的老人们打听询问,都没收获。

今年92岁的《瑞安市志》主编朱维远一直关注此事,记者每次打听相关事情,他脱口就问:是不是找到施昕更的坟墓了。

今年90岁的何克庆先生剪报60余年,数千本剪报册子占满3套房,他长期关注施昕更的信息,获悉记者在查找一些资料,他辗转通过多层关系,寻找当年快活照相馆的经营者信息·……



何光明(右一)和施时英(右二)向记者介绍寻墓情况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施昕更在瑞安快活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